



学生阅读经典

Guo Moruo

郭沫若

散文

李晓虹 / 选编

● 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
· 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
· 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着……



学生阅读经典

guomoro

郭沫若

散文

李
晓
虹
／
选
编

● 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
· 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
· 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着和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散文/郭沫若著; 李晓虹选编.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01 (2012.4 重印)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80675 - 402 - 3

I. 郭… II. ①郭…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43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郭 沫 若 散 文

选 编: 李晓虹
发 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网 址: WWW.SHUSHANG.COM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毛乐尔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00 千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5 - 402 - 3
定 价: 38.80 元

目 录

怀 人

中国左拉之待望	1
断线风筝	13
螃蟹的憔悴	15
亦石真正死了吗?	17
《娜拉》的答案	20
悼江村	25
契诃夫在东方	27
一枝真正的钢笔	30
罗曼·罗兰悼词	32
今屈原	34
梅园新村之行	36
悼闻一多	38
论郁达夫	41
鲁迅与王国维	50
让李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	60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62
痛失人师	67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69
《鲁迅诗稿》序	73

写 意

我的散文诗(四题)	75
-----------------	----



寄生树与细草	78
《辛夷集》小引	79
路畔的蔷薇	81
山茶花	82
菩提树下	83
芭蕉花	87
大山朴	91
丁东草(三章)	93
杜鹃	97
芍药及其他	99
银杏	102
鸡雏	105
鸡之归去来	109
蚯蚓	119
小麻猫	124
羊	129
大象与苍蝇	130

情 愫

味爽	132
梦与现实	135
水墨画	138
墓	139
铁盔	140
卖书	142
白发	145
痛	146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152
小皮篋	157



雨	162
题画记(节选)	166
影子	171
竹阴读画	175
我如果再是青年	181
冷与甘	185
无题	187
向着乐园前进	189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191

游 踪

孤山的梅花	197
长沙哟,再见!	207
飞雪崖	209
谒陵	217
游湖	220
秦淮河畔	224
南京哟,再见!	228
重庆值得留恋	231
峨眉山下	233
追怀博多	236
忆成都	238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	240
下乡去	242
访沈园	256

文 思

致宗白华(节选)	261
《雪莱的诗》小引	264



《塔》前言	266
我们的文化	267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271
《夜行集》序	275
复兴民族的真谛	276
蒲剑·龙船·鲤帜	279
“绿”	282
历史·史剧·现实	284
人做诗与诗做人	289
序我的诗	291
人乎,人乎,魂兮归来!	296
献给现实的蟠桃	297
读随园诗话札记(选五)	299
编选说明	305

怀

人



中国左拉之待望^①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究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拥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拥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拥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①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像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咎个这，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一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喀钦，喀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哪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像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 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仑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劫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日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记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劫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趋势，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燥性地流而为幻灭。社会是进化着的，人间的积恶随着世代的开明终可以有改善的一天，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究竟是富于滋养的稻粱，而不必是富于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时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胜的一样，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梢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纛。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劫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



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像李劫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劫人还有一部小说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澜》后面看见广告，那儿有这样的几句话：“同情，我在国内把它寻觅多少年，完全白费了功夫，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这大约是从作者的序文中摘出来的吧？是多么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为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这儿的，而中国文坛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这儿的。

三

民国前三年（一九〇九）我在故乡的嘉定府中学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设中学的三年级的丙班。劫人也就是那儿的丙班生了。

劫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时候，他似乎是丁父忧，虽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爱修洁的。因此在同学间便博得了一个绰号，叫着“精致”。这“精致”再加以敬称或者爱称，便成为了“精公”了。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了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旧有的同学自然是始终都有些糍粑不相适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没有怎样的深交。不过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还有，在同学间如要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钟，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说也能做诗词，大约就是因他爱读小说吧，他做国文时也



每每爱用些小说笔调，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们的一位国文教习“漩翁”先生的斥责。这“漩翁”也是绰号，是起因于先生之讲苏子瞻的《留侯论》。那儿一起的几句话是：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先生坐在讲坛上拖长声音一口气读了下来。接着便说：文章一起便是这样的一个大漩涡儿。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个大漩涡。从斑白的胡子下流出的声音也打了一个漩涡，踞在颈子上的头，嵌在额下的两只眼睛，都各个打了一个大漩涡。于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锡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于精公之裨官小说体当然不能满意。记得在赵尔丰将要取出高压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过一道论时事的国文题，对当时的民众运动颇有微辞。精公的课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写在第一页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几句唐诗，便是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已经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论及保路同志会的战死者，竟有“其人虽死血犹香”之句，你想，这在当时怎么能够通得过去呢？文卷发下，在批语上不用说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说：“精公用字不通，而且几近胡闹。这使精公的一片烧疙瘩的脸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项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模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麟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这本课卷，我在年假回家时，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课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张其济（伯安）家里的，说不定还没有焚毁。假如那能流传得出来，我相信会是足够“幽默”的一种宝贝。

反正后，分设中学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两班人，五年级与四年级，一同归并在成都府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把旧制的五年中



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属丁班，但同时毕业）邀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但印象却很模糊了。

中学毕业后，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来没有重入过夔门一步。精公呢？听说后来到过巴黎，听说前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听说是赋闲在家里。彼此不通闻问者，也算有二十几年。

这，便是我和李劫人的以往的关系。在旧时的少数的同学里面，这关系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如不经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说，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来作细细的剖解，读者如有意，还是请自己去读阅吧。读了如一点也不感觉趣味，我愿意受责。如有人狙于党派的见解，要信口雌黄，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种立特牟斯纸的态度，遇着酸性变成红色，遇着碱性变成蓝色，好的说他好，坏的说他坏，如此而已。

我于精公毫无贪图，精公已有大书局替他出书，得到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有怎样的好处。不过我总觉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们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以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温暖的日光一样，作家实在需要“同情”的鼓励，尽管有倔强的人，口头笔上要反对“同情”这种字面，其实那是饥渴于“同情”的反语。“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几位呢？为文化的前途设想，我总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少见些冰霜。

是的，我这或许也怕不免是出于阿好。因为精公是我的老同学，而他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

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

别的且不说，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写的中学堂监督土端公吧。讲博物课的郝又三把课本丢开讲了一大篇推倒满清的革命的宣传。

“郝又三还要说下去时，忽从窗口上看见那个绰号土端公的监督，一摇一摆的对过讲堂门口走来。监督也是一个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衔，平日讲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钱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党，维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连忙打开教科书，似乎继续在讲的一般，说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学生们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觉得这话真乃闻所未闻……于是监督便弓腰驼背的站住了。”（二十五页）

这所写的，分明就是分设中学堂的监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讲博物的郝又三其实是讲代数几何的刘光汉，作者是发挥了他的创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这儿不愿意作更详细的索引，还是请让我继续着追踪他所描写的监督。

“土端公的严厉已经有过成例：上学期开学时一个开江县的学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开学前半天快到的。因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开学那天的傍晚，才赶到北门外，偏偏关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点钟的时候才到学堂。论起理来，这逾期本可以原谅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点不通融，说他违犯了学堂章程，理应斥退。那学生说了多少好话，又请了几个没甚势力的人写信来说情，还是不准，那学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军小



学堂，而牺牲了两年的成绩。”（二〇〇页）

这也是实际的事实，那个学生的面目我还能仿佛，但名姓可记不得了。

再看他所写的在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监督失掉了威势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学堂的时候，罢课的条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贴满了。却不见一个学生。

他很是诧异，心想：今天的事体真反常呀！问到一个小工，方知学生们全在梯级式的理化讲堂中开会，说是监督监学教务都在那里。

他刚刚转过后院，隔着一块槐荫满地的空坝，已听见讲堂上有好些声音，同时大喊着在讲什么，其间就有土端公的讨厌声音。可怪的是……几乎一句话里必有一个‘诸君’。

……这倒要望诸君原谅了！……我并不是要干涉诸君，不要诸君发起这会……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过……我只要求诸君一件！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还是该顾到章程！……

——滚你妈的！这一声最尖了，比机器局的汽哨还尖。同时好多声音：我们全明白你的话！……好了，没有你的事！……我们不会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别个学堂不成立同志会，我们自会解散的。……

土端公诚惶诚恐的，带着三个监学，一个教务，从讲堂门走了出来。背脊越发弯了，两手垂到屁股后了，眼睛看着地下，脸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刘提学使到学堂来视察时，他恭迎到大门外的模样，还要卑下些。”（二二二页）